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四九一回 拂眾意雲虎竊樓圖 尋宿店君召入古廟

卻說飛雲子見雲虎如此言語，當作他是真言，也就不敢再問，但道：「二哥，既是如此，也免得遺臭萬年，小弟與大哥大約明早便須動身了。因施大人欽限在即，萬大哥又遠道而來，若大哥不允君召同去則已，此時既已允許，遲早皆要去的，何必在此耽擱？二哥，這包裹可無須再解了，好在明日便要啟行，免得臨走時再行收拾。」雲虎此時只是糊塗答應，也不說出緣故，竟自攜著包裹，向旁邊書房去了。雲鶴當時也就出來，復行飲了數杯，看看天色不早，只得命從人將殘肴撤去，安排普潤與君召安息；然後回轉自己書房，與雲龍議論些山上的事情。且說萬君召同普潤來到個小方軒內，見西首一個大大的房間，點著玻璃燈球，上下設著兩張牀鋪。兩人到裡面坐下。君召道：「蒙師父大力解了此圍，實為萬幸！但云二哥匆匆席散，不知明日是否動身？若再遲延，豈不令大人在淮安盼望？」普潤道：「俺們不答應則已，既已允你同去，少不了飛雲子總要動身，若能此人前去，還怕這事不成麼？」彼此在內談論，一面只得和衣睡了。普潤本是個渾人，頭落枕邊，鼾呼睡去。

君召恐飛雲子仍有推卻，而且云虎在席間忽然走去情形，甚為可疑，設有變動，這便是空跑一趟了。一個思前想後，總難睡熟，到了四鼓以後，方覺得身上困盹，沉睡下來。未到五更，早有普潤起來，高聲叫道：「萬賢弟，此時不早了，你既有要事在身，還不到前面催促麼？」君召為他驚醒，於是拗起身來，將燈別亮了，復行將衣服整理了一回，然後來到廳前，天色才覺微亮。普潤便呼么喝六，將孩子們喚了起來，一面命人去打面水，一面招呼到裡邊催促。停了一會，雲龍亦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三弟已起身麼？廚下已招呼置辦饅頭，稍停出來，我等便可飽餐趕路。」正說之間，飛雲子也就走出。

當時四人淨面漱口，送上清茶，專等雲虎前來飲食。等了好一會工夫，只是不見動靜。普潤急著問道：「二弟昨日在先睡覺，此時我等俱已起身，難道他還未睡醒麼？再不出來，咱便要先吃了。」雲龍見普潤性急，只得命人到前書房喊叫。誰知過了一會，那人回來說道：「二爺昨晚酒後回轉書房，將那口佩刀帶了去，說是下山去了，若有人去問他，便說到淮安訪案。看書房的胡德聽他說這言語，疑惑他便為施大人之事，前去助他破案，故而未來稟報。方才小人去問，方知這事，二爺是一夜未回，不知向何處而去，且請你老同萬將軍先去罷。」

君召聽了此言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忙向飛雲子問道：「二哥與賢弟是不住一處麼？」飛雲子道：「這裡邊本有五個書房，為我弟兄五人所住，因敝眷居住後山，偶來此間，稍覺便當。不料二哥昨晚席散，復然下山，想必他是不願前去了。所幸大哥與普師父皆在此間，若能同行，非是小弟誇口，這山頭定可破了。」

普潤道：「既是二弟去了，此時說也無益，我等趕快飲食，下山趕路。」說著，便拿了數個饅頭，夾著牛肉、蔥白大嚼起來。

雲龍也就一同飲食。早有孩子們打包裹，擺在廳前，專等他四人行路。

眾人吃完早點，君召向飛雲子道：「多蒙賢弟盛情，此去定可成事，但不知那幅樓圖可曾帶下麼？」飛雲子道：「此乃最重要之事，何能忘卻？大哥在此稍待片刻，小弟取來如何？」

說畢，轉身到了裡面，以便取那物件。誰知走進書房，再向那書櫃內一看，早嚇得魂飛天外。忙將管書房的孩子喊來問道：「這櫃子除你那裡有這鑰匙，旁人絕不會開，今日天氣尚早，你開這櫃子何事？」那個孩子轉眼望去，也就如木偶一般。過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昨夜二爺進來，聽見這櫃子響動，小的只是爺招呼他來，故未進去看視，想必就是他開的了，但不知裡面攜去什麼？爺且查他一查，當可知道。」

飛雲子聽了此言，也就猜著八分，只得將抽屜掀開，翻了一會，那個齊星樓的原圖，早已不知去向。當時心急如火，只得匆匆出來，向雲龍說道：「大哥，不好了！二哥昨晚下山，誰知將樓圖竊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萬君召聽了此言，自是格外焦躁，又恐飛雲子借此推卻，未必真有此事。當時大笑了一聲，向著普潤說道：「普師父，我萬君召也不是個孩子，只因與雲家弟兄非泛泛之交，故允了施大人這差事，此時鶴爺說原圖竊去，眼看這瑯琊山不能打破，可知這事尚小，叫俺如何回去？知道的，說咱空吃了這趟辛苦，連自幼的兄弟皆不能請來，還說什麼義氣；不知的，還道小弟躲避艱苦，假意說項。哪裡有兄弟的物件，哥哥盜去之理，這不是掩耳盜鈴的話頭麼？」

飛雲子聽他所言，知他是疑惑的意見，不禁急道：「萬大哥！」

你我是相好多年，也不敢如此欺人；今日如小弟謊說，咱雲鶴便有惡報。大丈夫明去明來，不答應你則已，既已允你同行，豈肯半途推卻？也罷，少不得小弟與王朗翻臉，這樓圖尚有一副張存在他樓上，等小弟到了山東，將此圖盜出，交與大哥辦事，那時便知咱雲鶴了。」萬君召見他如此著急，方才深信不疑，只得說道：「賢弟何必如此？愚兄也是情急了。果能如你所言，不過多一番手腳。隨後大人面前，當竭力保舉便了。現在天已不早，咱們就此走罷。」說罷，同普潤、雲龍等人，各自帶上包裹，一齊下山，向潼關前進。

行了數日，已到了陝西境內。這日天氣將晚，滿想著前面有個村鎮，以便借宿一宵，次日再走。誰知一直大路，走了有二三□里，依然不見個村落。眾人又走了數里，見前面隱隱的有帶廊房，有樹林遮住。普潤說道：「萬賢弟，前面有人家了，你可先行一步，無論這人家是誰，問他要些面飯，與我等充饑，然後再向他借宿。」君召聽了，無奈為自己事件，當時不能推卻，只得答應前去。到了樹林前面，趁著月光將那房屋一望，誰知不是個住宅人家，乃是一座破爛古廟。當中一塊白色的匾額，模模糊糊辨不出上面的字跡。心下暗急道：「他三人前來是個勉強之事。到了這落荒地，難得有個人家，誰知又變做古廟，眼見得是沒處借宿了。」一人正自躊躇，忽聽喀嚓一聲，山門大開，裡面出來一個大漢，嘴裡高聲叫道：「老大，你在這裡稍待看，小弟取些野食來，請你老下酒。」說著，兩手將山門一帶，直向大路而去。

君召此時好不歡喜。趕著將身軀向樹林內一隱，等那大漢走去，復到了門前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必是我輩中人，在此做個腰站，他既有酒可飲，自必有面飯了。且待我進去觀看觀看，如果是個軟貨，或者熟人，便免得我動手。」想畢，轉身就走，打哨子叫普潤等在前面等著，自己將長衣掀著，兩腳踏著實地，一個箭步躡上牆頭，展眼向裡面看去。只見窗格眼裡露出一線燈光，知道有人在內，隨即飛身下了牆頭，躡足潛蹤，到了窗口，偷眼朝裡望去。不知裡面果有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